

# 军界瞭望

19 描绘“人文地图”:美军  
攻心战术“中看不中用”  
20 苏联米格-29  
惊艳英国航展

新民晚报社  
上海市国防教育协会  
联合主办

本报时政新闻中心主编 | 第 611 期 | 2020 年 10 月 12 日 星期一 本版编辑:吴健 视觉设计:竹建英 编辑邮箱:wujian@xmwb.com.cn



■ 韩国军队武器装备更新较快,但联合作战能力仍显不足



■ 驻韩美军司令艾布拉姆斯(左)访问朝鲜共同警备区

## 美韩「内斗」作战指挥权移交

### “消极不合作”

韩国急吼吼要权,美国什么态度呢? 9月至今,驻韩美军司令艾布拉姆斯反复批评韩军战备不力,仓促移交战指挥权可能有问题。而在2019年8月的IOC评估中,艾布拉姆斯觉得自己的意见被韩方忽视,愤而中途离开京畿道城南的战时联合指挥所,还丢下一句“韩军训练表现像垃圾”。当年11月,他又在平泽基地称:“战指挥权移交不应局限于时间,而应根据能否满足条件决定。”

根据美韩协议,战指挥权移交,韩军要满足三个条件,即有足够主导联合作战的核心能力、应对半岛导弹核武器威胁能力、符合权力过渡的地区安全环境。每个条件中,都区分大小课题,列举评估清单,在三个阶段评估中逐项对照检查。其中,第一条包括指挥、情报、通信等领域的25项大课题,140余项小课题,具体是韩国反导、战区反火力战、联合目标情报侦察、战区谍报搜集等能力。第二条条件包含25项大课题,涉及对北方邻国陆基导弹发射、导弹潜艇前出等应变作战能力等。总体上,每

个课题都与引进美国武器、学习美军作战概念有关。韩军私下称,第一、二项条件的90%已达标,“但最后打分的是美军,只要人家说‘不’,移交就无从谈起”。

2020年9月11日,艾布拉姆斯在美国战略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主办的视频会议上,认为战指挥权移交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”,“未来联合司令部的三阶段评估哪怕完成,也只证明韩军需要具备的一小部分能力”。前驻韩美军司令贝尔更强调,移交战指挥权的最佳时期是整个朝鲜半岛“完全不可逆地无核化”,韩国对美索要战指挥权是“拿自身安全开玩笑”。美国传统基金会首席研究员布鲁斯·克林纳也附和说,文在寅纯粹是“政治绑架军事”,无视战指挥权移交与东亚战略平衡息息相关,草率行事将伤害美韩同盟,毕竟韩军在情报监视及联合作战方面严重依赖美军,接受美军指挥是“客观需要”。

韩国舆论界分析,美方明显对战指挥权移交表达出“消极不合作”的态度。

### 达成“大买卖”的要义

韩东大学地缘政治学教授朴元昆认为,美国总统特朗普曾把驻韩美军视为“包袱”,想尽快把战指挥权交出去,但美国军事外交界的建制派坚持不能放,否则美军将被逼出朝鲜半岛,进而失去在东亚施加战略影响的“重要跳板”。朴元昆指出,美国把交权和满足三大条件挂钩,其实“将”了韩国一军,尤其是第三条“地区安全环境”,根本没有具体清晰的评价标准,完全由美国自说自话。韩国《中央日报》援引本国军方消息人士的话说,最近驻韩美军单方面将评估目录清单里的原90项大课题调增到155个,这些新增课题,大部分都很难完成。

前韩国国防部企划调整室长金贞燮(今世宗研究所首席研究员)则从另一个角度分析,战指挥权移交后,美军并非退出联合作战,美国与韩国较劲的是今后“谁对战指挥更有分量”问题,通俗地说就是“美国不肯放权给韩国”。从2019年起,美军就把朝鲜战争后处于“冷

冻”状态的所谓“联合国军”司令部搬出来,企图暗度陈仓,把美韩联合司令部的权限挪到这个框架里,无形中继续操纵韩军,保持美韩“主大仆从”的局面。

韩国军事问题研究院安保战略室长金列洙还发现,在驻韩美军防卫费分担谈判难产之际,战指挥权移交也成为特朗普政府对韩施压的“杠杆”。他表示,一旦特朗普赢得连任,不排除他与文在寅在交权上达成大买卖的可能性,代价是韩国大幅提高美军驻扎分摊费。据韩国国防部公布的《国防中期计划2021-2025》透露,2021-2025年,韩国国防预算达到300万亿韩元。2019年韩国国防预算为50万亿韩元,而今后五年每年预算均越过这一门槛,这是前所未有的。《时事周刊》指出,全面分析与战指挥权移交的三个条件,韩军要满足第一、二条件,关键是引进大批美国武器,这或许才是美韩未来达成“大买卖”的要义。

艾嘉

### 堵美国人的“嘴”

9月23日,文在寅主持军官晋衔仪式,表示建设自主国防战略不变,“加快韩美作战指挥权移交是重大课题”。被总统提拔起来的新国防部长徐旭、联合参谋本部议长元仁哲则承诺,将尽职尽责提高韩军战斗力,为作战指挥权移交做好准备。韩联社称,持民族主义立场的文在寅很早就向支持者承诺,指挥权不光是自己“任内”实现移交,更要争取“提前”移交,可总统身边的智囊却放风说,出于照顾美方感受,韩国政府大体以2022年接管指挥权为“底线”,即文在寅执政最后一年。

从冷战至今,韩国是罕见的“军队归外人指挥”的国家,受美韩同盟规制,韩军作战指挥权长期为驻韩美军把持,美其名曰“便于联合作战”。随着韩国民族自尊心提高,美国精明地将指挥权分成平时和战时两部分,平时指挥权于1994年移交韩国,但“含金量更高”的战时指挥权(简称“战指挥”)却始终不放手,企图永久控制韩国国防。作为左翼总统,文在寅如果拿回战指挥权,将在本国青史留名,而且其领导的统合民主党也会在党内坐稳江山。韩国《东亚日报》称,由陆军参谋总长擢升的新国防部长徐旭熟悉韩美联合作战,精通战指挥权运作,文在寅让这位行家出山,意在堵住美国人的“嘴”。

按照美韩战指挥权移交方案,美韩联合司令部化身“未来联合司令部”,韩国四星将军当司令,副司令归美国人。移交分三个阶段,即完成对未来联合司令部基本运用能力(IOC)、完全运用能力(FOC)、完全遂行任务能力(FMC)评估。2019年IOC评估已通过。2020年8月,美韩在联合演习中实施FOC评估,整个工作在10月底完成,11月初举行的

美韩年例安保会议(SCM)确认结果,如果合格,再进入最后的FMC评估。若无意外,韩国理论上是在2022年拿到战指挥权。

但世事难料,8月18日至28日,美韩举行代号“20-2”的联合指挥所演习,除动员在韩美军外,来自本土、冲绳的美军也要参演,这是FOC评估的必要内容。但受疫情影响,外来美军未能成行,导致FOC评估要推迟到2021年。9月15日,马上卸任的韩国防长郑景斗参加最后一次国会质询,议员赵正勋问“总统就‘2022年移交战指挥权’的承诺,有多大可能性”,郑景斗歪头看了一下,沉默七秒钟后才说:“总统是承诺过,但现在战指挥权移交要视环境变化而定,我们的工作受疫情影响,现在正积极抢时间。”赵正勋追问:“你认为当前制约移交最大的障碍是什么?”郑景斗说:“如果韩美国家统帅层达成一致,那进度就会加快。”显然,他把责任推给韩美总统了。

据悉,一个月后,韩国新防长徐旭将乘KC-330空中加油机去华盛顿参加SCM会议,其结果将决定战指挥权能否如期移交。



■ 美韩磋商作战指挥权移交会议现场



■ 美韩联合指挥所演习

周边军情